

一 前言

獅子鄉是屏東縣八個原住民鄉之一，而新路部落 (tju'avayan) 則是獅子鄉境內其中之一的部落，它在屏東縣的南迴公路上，部落僅有四個鄰，是一個人口稀少的迷你部落。

本部落的村民結構非常特殊，靠近東邊的兩個鄰 (第九、十鄰)，是從內獅舊部落遷移而來，族群上屬於獅子鄉兩個系統之一的 tjuleng 系統，而居住在西邊的兩個鄰 (第六、七鄰)，屬於獅子鄉兩個系統之一的 sapediq 系統，兩個不同系統的族人的住居沒有什麼區隔，中間僅以一條水溝為界，形成東邊兩鄰為丹路村，西邊兩鄰為楓林村的奇特現象，不同的村的四個鄰，幾十年來相處融洽。正是因為小小的部落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成長背景，因此我們想要從七十歲以上的耆老為對象，逐一做故事和歌謠的採集，期望能從他們的口中，採集到新路部落早年的遷移故事，以及更老的祖先教導他們的古謠。本部落尚有約十到十五位的耆老，這些耆老恐怕是最後一批熟悉故事和古謠的人，我們因此想利用這次的補助計畫，集合這些長老，錄下他們珍貴的故事與歌聲，記錄他們詩詞般的語言語法，讓古老詩詞留在文獻裡面，聲音也因此部落代代相傳。

當前，時代的因素，部落年輕人漸漸漢化，年輕人不了解排灣族的文化內涵，反倒是對於附近的平地文化相當熟悉，我們因此憂心忡忡，如果再不積極地做各種採集，恐怕再過十年，他們早已不知道自己屬於排灣族的身分。因此，我們期待，因為這個補助案的完成，讓部落年輕一代的族人了解自己的文化。

本協會(西西古文教協會)，107 年成立，協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集合鄉內知識分子與有識之士，挽救瀕臨消失的鄉內傳統文化，讓獅子鄉文化再次展露光芒。

二 新路部落文史背景

有關排灣族族群的分類，依照民族學者蔣斌 1984 年於《重修台灣省通志同胄志》的論述，將排灣族先分成 ravar 系統和 vuculj 系統，vuculj 系統之下再分成北部排灣(vuculj 本群)、中部排灣(paumaumaq 群)、南部排灣、東部排灣(paqaluqalu 群)，而南部排灣則包含大龜文群(tja'uvu'uvulj 群)、射不力群(sapediq 群)、paliljaliljau 群、sqalo 群。

若將南部排灣群與目前的行政部分名稱作一對照及呈現，則有以下的結果。大龜文群(tja'uvu'uvulj 群)----獅子鄉:草埔、內文、丹路、楓林、內獅、南世、獅子、竹坑村。牡丹鄉:東源村。射不力群(sapediq 群)----獅子鄉:草埔、丹路、楓林村。paliljaliljau 群----獅子鄉:竹坑村。牡丹鄉:牡丹、四林、石門、高士村。sqaro 群----牡丹鄉:旭海村。滿州鄉:滿州、里德、永靖村、恆春鎮(仁壽、龍水里)。

獅子鄉與牡丹鄉位處排灣族南部的區域，獅子鄉鄉內有八個村落，各為內文村、草埔村、丹路村、楓林村、南世村、獅子村、內獅村、竹坑村等，而牡丹鄉有六個村，各為牡丹、四林、石門、高士、旭海、東源等村。族群源流上，獅子鄉屬於排灣族 vuculj 系統，鄉內兩個主要的群各為大龜文群(tja'uvu'uvulj 群)和射不力群(sapediq 群)。牡丹鄉亦屬於排灣族 vuculj 系統，鄉內兩個主要的群各為 paliljaliljau 群和 sqaro 群。

有關獅子鄉傳統歌謠文獻，我們發現日治時期以後，與大龜文社群傳統音樂相關的文獻很多。移川子之藏等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1935)，當中提及排灣族區域北中南(包含內文社)各地五年祭的概況及傳說；小川尚義等的《原語的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昭和 10 年，1935)，作者記載了在內文社蒐集的 17 篇傳說及故事；宮本延人的《台灣的原住民族》，記載了昭和 9 年(1934 年 1 月)來到內文社(tja'uvu'uvulj)五年祭祭典中所進行的調查，並將調查的結果以 16 厘米的錄影機紀錄下來，書中描述：「內文社有兩個頭目家族，分別是羅巴尼奧家族和丘隆家族，各個頭目都有自己所支配的蕃社，五年祭便由這兩個頭目家族輪流舉辦。」兩個頭目家族的組合，其盛況可以想見，他又說：「在我前往的當時，正輪到羅巴尼奧家族舉辦。整個祭典長達 6 日，如果包括準備的日子，則更長達 10 天以上。」依其描述，當時的五年

祭是部落裡面最重要的祭典；黑澤隆朝的《台灣高砂族の音樂》（昭和 48 年，1973），書中提到黑澤隆朝於內文社的實地踩踏記錄，書中他是這麼描述內文社的音樂：「在此也可以聽到『kisojyo』、『小米祭之舞』、『打獵之歌』，這兒的『kisojyo』是多少和 kapiyan、rai 有相似的趣味。」又說：「……除此之外，豎笛、鼻笛，和所謂的『jyajiburan』鎗型的鐵製口琴是很珍貴的。」黑澤隆朝在內文社所採錄到的口琴聲後來甚至轉錄到黑膠唱片永久保存。佐藤文一的《關於排灣族的歌謠》（1936），書中採集了牡丹路社及內獅頭社的歌謠多首，雖然沒有曲調的紀錄，但是歌詞的紀錄頗為豐富，較特別的是，本書的採集地點均屬獅子鄉境內的部落，所以書中敘述了幾十年前的音樂生活原貌，資料彌足珍貴。後來在 1944 年，佐藤文一又出版了《台灣原住種族の原始藝術研究》，本書的內容雖然同樣有著沒有分群介紹的缺點，然而因為作者先前《關於排灣族歌謠》的研究基礎，我們在《台灣原住種族の原始藝術研究》裡面就看到了相當多排灣族音樂資料足資參考。

音樂表現上，獅子鄉內的大龜文群（tja'uvu'uvulj 群）、射不力群（sapediq 群），以及牡丹鄉的都有一種歌曲是族人最喜愛，最常歌唱的，那就是《enelja》歌曲。《enelja》歌曲既是歌謠的名稱，也是歌謠的歌唱形式，當族人唱《enelja》歌曲時，開頭的歌詞通常都是 e-ne-lja 或 e-ne，或是 e-lja，因此大家就會稱呼這樣的歌曲叫做《enelja》。

新路部落，行政區屬於獅子鄉丹路村，以前的稱呼是 yungkilu，但是因為這個詞是日語的四公里的意思，從楓港計算，本部落剛好在四公里的位置，因而有此稱呼。後來因為本土意識的抬頭，部落族人認為，應該改回長輩們以前最常稱呼的名稱，因此現在的排灣名變成 tjua'avayan。本部落位在獅子鄉 tja'uvu'uvulj 和apediq 兩大族群的接壤位置，正是因為部落內的成員包含了兩個族群，因此文化上顯得多元而熱鬧，特別，從神話故事以及歌謠上，更可以看出兩個族群交融後激發出來的文化成果。